

教师一家人

□安艳学

我的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姐姐也是一名小学教师。姐夫是初中教师，我和爱人在高中教书。瞧这一家子，跨度这么大，成了名副其实的教师一家人。

母亲在我们村小学任教，先是没有编制、非正式的代课教师。一干就是十六年，才成为正式教师。

母亲的学历不高，仅仅是小学毕业。可她的要强劲，非一般人所能及。民办教师转正，是需要考试的。母亲自知底子薄，就得下功夫，就得付出比常人多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努力。母亲所在的村小学，最多时也只有两名教师。平时教学任务异常繁重。一人多职，一人多科，是常有的事。可母亲为家庭所累，操持家务，一天三顿饭，照顾孩子，下地干农活等等。可以想见，当时有多么的不容易。但就是在这样的生活重压下，母亲没有低头，在通向教师这一正式岗位的道路上，一考没过，二考又没过，三考才成功上岸，成为一名正式的乡村女教师。每每谈及这些过往，我都为母亲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折服，这也成为我日后战胜困难、努力工作的不竭动力。

后来，母亲所在的村小学搬到了新的教学点。母亲工作业绩突出，被任命这所小学的校长。为了缓解学校经费不足的窘境，母亲把学校剩余的大片土地加以开垦，种上了农作物。她亲自上阵，带领教职工、耕种、除草、收割、打场，取得了不错的收益。

对母亲近四十年的从教经历，我知之

甚少。但我分明看到了一名乡村教师的坚守与勤奋，正是这种守望和不渝，才铸就了乡村教育不朽的丰碑。

姐姐是读完高中后，与母亲在同一所小学当上代课教师的。若干年之后，通过考试转为正式教师。

有一次，我远远地望见姐姐身边有好多个小学生，和她一同走在回村的路上。那情景，如同母鸡护佑着小鸡一样，一路前行。等我走到跟前，打过招呼，方知原委。乡间公路过往车辆较多，孩子们尚小，没有父母接送，出于安全起见，姐姐顺便代劳而已。

姐姐对工作始终如一，一丝不苟。还有个把月就要退休了，但她还是要按时按点地上下班。虽然不再担任主科的教学任务，但她也很少闲下来，主动承担一些副科的教学任务，和她年轻时别无两样。

姐姐毕生拥有对乡村教育的拳拳之心，这在她三十多年的乡村教师生涯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诠释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真正内涵。

我爱人是教高中英语的，业务能力那是没的说，用专业术语评价她是“专业知识扎实，业务能力过硬”。在她三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在高三就长达十六年。她教过的学生，985、211院校的不在少数。大学毕业之后，回到母校任教的也大有人在。但是从来没有听她提起过，如果别人提起时，她也只是微微一笑了之。学生交口相传，家长常挂嘴边。每每家长夸奖她

的时候，在一旁的我，别提有多高兴了。

她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当上了教研组长。英语组女老师居多，谁工作上或是家里有为难着窄的事，都愿意找她去做。刚才还是愁容满面，乌云密布；和她一番交谈后，笑容满面，云开雾散。因为她这个人，仗义执言，就认一个“理”字。所以，老师们都尊称她为“金姐”。在她的领导下，整个教研组就像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大家在一起工作，心情舒畅，其乐融融。

在她三十年的教师履历中，当班主任就有二十四年。她管理班级，还真有一套儿。这么跟你说吧，不管有多么调皮捣蛋的学生，经过她的调教，都会服服帖帖。

有一次，从外地回来一名男孩儿，分到了她的班级。刚一进校，因为他染了头发，他一进校园，就和校警弄得“不亦乐乎”。父母怎么说都不听，无奈之下，只好找到了我的爱人。结果，下午上学的时候，男孩儿的头发便复原了。他的父母在电话里那是感激不尽，说把孩子放到金老师的班级，就放对了。

她喜爱整洁。不管什么时候，她都穿戴干净整洁。也许是职业的原因，她的打扮略显正统了些。化淡妆，穿着得体，骨子里透露出一种干练劲儿。整洁的居家环境，无论是居所，还是储物间，都有条不紊，错落有致，可以看出女主人的做事风格和处事态度。

四

我考的是师范院校，毕业

后，顺理成章当了一名教师。三十多年来，恪守着“先师的遗训，忧道不忧贫。”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传道、授业、解惑。从没有动摇过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即一生为师，终生无悔。

性格耿直是我的秉性。有一次，学校招录教师，我作为评委，对其中一名参选者提出了异议。会后，有人对我说，这个人是谁的亲戚。而我却不以为然，我只要心底无私，问心无愧，这就够了，别的还有那么重要吗？

“‘庄子持竿不顾’这则记载在《秋水》篇中的故事，不知会让多少人暗自惭愧汗颜。这是由超凡脱俗的大智慧中生长出来的清洁的精神，又由这种清洁的精神滋养出拒绝诱惑的惊人内力。……庄子是一棵孤独的树，是一棵孤独地在深夜看月亮灵月亮的树。当我们大都在黑夜里昧昧昏睡时，月亮为什么没有丢失？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两棵在清风夜唳的夜中独自看月亮的树。”

这是鲍鹏山老师《庄子，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一文里的一段，读罢，我心里佩服着并想做那一棵耐得住黑夜孤独守心灵月亮的孤树。母亲做到了，姐姐做到了，我和爱人也做到了。

“文润西辽河 大美科尔沁” 主题文学征文

半亩乡愁

□刘桂兰

生于乡野的我，对土地的眷恋早已刻进骨血。那年乔迁新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带小园的一楼，仿佛把半亩乡愁也一并种进了钢筋水泥的缝隙里。

园子不过七米见方，却被我细细划成八个畦垄。西南角栽着李子树，东边是桃树与葡萄藤搭起的绿棚，栅栏外还立着一棵海棠树做屏风。葡萄架下，草莓与蒲公英互相依偎着挤作一团；藤边种着芍药和百合，一畦紫红色玫瑰开得泼泼洒洒。剩下的畦垄则分给了西红柿、黄瓜、茄子和蘸酱菜等等。虽无亩产千斤的盛景，可每次弯腰采摘时，指尖触到带着晨露的果实，那点收获的喜悦总能漫过心尖。

最早报春的总是蒲公英。因楼前日照足，三月中旬它们就顶破冻土，舒展开了一冬的腰肢，待其他草木刚刚泛绿时，金黄的花盏已缀满地面。紧接着，李树披了身碎白，桃树抹上胭脂，与蒲公英的明黄上下相映。去年不知从哪儿飞来几粒二月兰种子，它们在李子树下安了家，又给小园子增添了一抹幽紫。

每次归家，第一件事必是钻进园子。时隔几日，总有新的惊喜等着。前阵子从女儿家回来，推窗便见几株芍药正开得轰轰烈烈，赶紧走近这些似锦的繁花，指尖拂过重重叠叠的花瓣时，一缕缕清香沁入心脾；抬头望向葡萄架，高粱米粒大的青果正串在藤间；更喜人的是草莓也红了几颗，我竟像孩童般雀跃着摘下了那精巧的小红果。环顾四周：西红柿秧苗更加壮实了，茎上已擎起了小黄花；大葱结了毛茸茸的籽粒，豆角也抽出了细嫩的藤蔓，努力地够向架杆……巴掌大的地方，竟然藏着整个暮春的热闹。

种园子不仅收获了果蔬，更增进了友情和信任。一到开春种菜，邻里之间便开始互相交流种植经验，并相互馈赠些种子或者秧苗，果蔬成熟的季节，大家又是互通有无，你给我几根黄瓜，我回你几个茄子。每次出门在外，我就把钥匙交给对门，老两口总是兢兢业业地帮我浇水，除草，像侍弄自己家的一样，打理着我的小园子。前年外出回家，一进屋顿感房间比以前亮堂了很多，不自觉地走到窗前，往窗外一看，哦，那棵鸡心果树不见了。原来刚搬进来时，在园子里栽三棵果树，几年后，靠近窗口的鸡心果树遮光非常严重。曾经和对门的大姐念叨了好几次，想把鸡心果树处理掉，但苦于没有锯子，自己力气又太小，一直没去采伐。不曾想，邻家大姐上了心，把这件事儿和她家大哥说了。结果，热心的老两口借来锯子，帮忙把果树放倒，并把枝干截断扔进了垃圾场，又帮我把小园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每每看到绿意葱茏的小园子，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小园子“受益”比较多的是两个闺蜜，每年春天蘸酱菜一下来，俩姐妹必到我家来吃上几顿蔬菜卷春饼。这些蔬菜因为没上化肥，没打农药，保留着乡村菜蔬的天然味道。每每吃饭时，说起蘸酱菜的味道，三个人的话语里、舌尖上、唇齿间都是乡村食物的记忆。其实闺蜜吃的不仅仅是小园的蔬菜，更是一种怀旧的情怀和乡愁的回味。有时闺蜜还把这家乡的味道带给在北京工作的儿子。一想起这些小美好，便更加珍惜小菜园这一方净土。土地既像慷慨的诗人，又像母亲的怀抱，不仅赠予三餐的甜香，更把耕耘酿成了疗愈的良方。记得去年夏季，有那么几天莫名地被愁绪缠绕，感觉生活百无聊赖。于是拿起了锄头，在园子里除除草、松松土、给西红柿整整枝。看着锄下翻出泥土潮润的肌理，坏心情竟奇迹般地随着草屑落进了地里。

如今这方小园早已成为我的精神栖所。清晨，海棠树上麻雀叽叽喳喳，似乎在唤醒梦乡里的主宰；晚风一吹，架上的豆荚像风铃一样摇晃着，虫鸣也带着暖意。连深夜入眠时，都有玫瑰与百合的香气漫进梦里——这大概就是土地写给生活的情诗吧。

今年春天忽然惊觉，自己竟与宋代词人秦观撞了个满怀。他笔下“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的景致，分明就是我这小园子里的春色。原来千年前的诗人，也在这样的方寸天地里，拾过同样的春光。



西辽河

云漫草原

张嘉海 摄

平地风波

□白守清

老伴进城去看孙子了，老支书这几天是忙里又忙外，别看他因年老卸任多年，村民有大事小情还是找他解决。这不，刚把饭菜端上来，就见柱子媳妇急急忙忙跑进来。人还没进屋，声音却飞进来：“大叔，在家吗？”老支书赶紧回答：“我在家呢，有事呀？”话音刚落，柱子媳妇风风火火闯进了屋。

柱子媳妇气喘吁吁：“大叔，您快去我家看看吧，林业公安要把柱子带走。”老支书愣了一下，忙问道：“为啥呀，偷着放树了？”

“不是，柱子种树地，让航拍拍上了。”柱子媳妇说道。老支书一听，立刻就明白了，这是镇政府明文禁止的事，柱子还往枪口上撞！老支书赶紧趿拉着鞋就跟着柱子媳妇往外走。

远远的，就看见一辆白色轿车停在柱子家门口，车门口“公安”两个字格外显眼。老支书加快了脚步，来到柱子的院子，只见两个林业公安民警正站在那里，柱子站在一旁，小脸刷白，在不停地喘粗气。老支书面对两位民警打量半天，摇了摇头，年轻新来的不认识。

村里的护林员小王过来解释：“我柱子哥种点树地，被航拍拍到了，这两位是林业公安民警，是来处理这件事的。但柱子哥不听劝，硬是赖着不去把玉米平掉。”

接着，小王又向两位林业公安民警介绍：“这是我们村的前任老支书，德高

望重。”一位民警赶紧跟老支书握了一下手，说道：“老人家，您好！我们的工作希望您多多支持。”老支书：“一定一定。”

另一位民警说道：“我们昨天找到柱子，让他把种的高玉米平了，主任咋劝都不听。今天又特意来一趟，就是要求他把玉米平了，要不就得按规定抓人。”

“把玉米平了就算完事？”老支书沉稳说道。

老支书提高嗓门，冲着柱子说道：“那还等什么？赶紧开车把那些玉米平了。”

柱子把脖颈一梗，说道：“我承认，种树地是不对，可是咱村有人乱拱地子咋没人管管呢？说句不好听的，这是大苞米不值钱，要是值钱，连大道都得种上。哼，我种这点树地和他们比算啥事啊！我气不公！”

柱子缓了一口气，咽了口吐沫接着说道：“这么多年，我花钱承包了五百亩连兔子都不拉屎的白沙地，这些年积攒的钱都投进去了，付出的艰辛，能叨咕三天三夜，谁听了都会掉眼泪。现在树成材了，沙子也给治住了，我也是咱村防沙治沙有功之人。”

“有付出才有回报，当初你要是不那么拼命地干，能有今天那片让全村人都羡慕的大树林子吗？这就充分证明了绿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你现在那五百亩林子就是你的绿色银行。”老支书用力地说道。

老支书话锋一转：“但是一码归一码，赶紧按照民警同志说的先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

“其实我也不想种，这不是孩子上班在城里买楼了吗，手里钱不够。再说有人偷着把牛羊赶进我家林地里，那可真是牛咬树尖羊啃皮呀，把我新栽的小杨树都祸害了，没办法，我就把新栽小杨树的边地给种上了，挡牲口嘴，防止牛羊再进来。没想到，真点背，咱这点就航拍到了，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呀！”

“柱子，啥也别说了，现在你就是说一万句也不在理，赶紧开车去平地。警察同志，你们别听他瞎嘟囔了，该咋办咋办。”老支书说道。

“爱谁平谁去平，反正我不去。”柱子还是拧着转过弯来。

柱子媳妇急了：“你听大叔话吧！小王，你柱子哥不去，你开我们家的车，我跟你去……”

没等柱子媳妇说完，老支书说道：“侄媳妇，不用你。柱子不去，我去。”

柱子一听老支书这话，急忙说道：“您要去了，您老可得用地跟我换，这块地今年就归您了。”

“行，你说了算，相中哪块给哪块。”老支书说完，领着两位林业公安民警就

岁月的回响(外二首)

□周廷发

硝烟在记忆里刻下疮痍，
铁蹄踏过万里山河哭泣，
南京城的血泪，松花江的雨，
苦难漫透往昔。

烽火中挺起不屈的脊背，
怒吼震碎了长夜的沉寂，
台儿庄的战旗，百团的枪炮，
铸就民族奇迹。

卢沟桥石狮望着晨曦，
伤疤化作奋进的勇气，
从屈辱中站起，向未来走去，
精神永远屹立。

八十年风云，岁月在铭记，
先辈的热血，浇灌和平的土地，
历史的警钟，长鸣在心底，
吾辈当自强，和平续写传奇。

山河记得

残碑低垂，铁蹄踏过山河碎；
长夜无光，三十万光凝成霜。
松花江的惊雷，撞响卢沟桥的梦；
台儿庄的旗帜，插进弹孔斑驳的城墙。

山河记得，每道伤痕刻着咆哮；
大地记得，每一寸焦土埋着力量。
当号角劈开乌云，当身躯垒作长城；
当将士的星光，照亮后来者的坚强。

每一粒星火都是不灭的信仰，
在破晓的地平线上奔涌发光。
那曾托起硝烟的臂膀啊，
正托起沉甸甸的和平，绽放光芒！

星光静静落在褪色的勋章上，
春风轻轻拂过了往昔的悲伤。
我们种下橄榄守望安康，
每一句铿锵的誓言，都在回响！

中国记忆

打开红色的记忆，
看到一个惊天的步履，
时光指向了一九二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
南湖红船的初心，
使信仰在中国大地上站立，
瑞金老表脚踏过枪林弹雨，
湘江的河水见证一个民族的奋起。

红色遵义的光芒，
照亮中国前进的步履，
赤水河上的英雄壮举，
开创了千古传奇。
延安窑洞的灯火，
温暖了千百万苦难的兄弟，
百团大战打出了中国的勇气，
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新中国成立。

改革开放的大旗，
飘扬辽阔的中华大地，
国富民强是永恒真理，
使命担当永不放弃。
人民生活的富裕，
激发了梦想超越千里万里，
高铁量子托起中国强大魅力，
绿水青山唱出了华夏大地的美丽。



去平地了。

到了林地，老支书一看，柱子把更新的五十亩地四周全圈上了，种上了苞米，小苗虽然不高，但是长得太整齐了，难怪柱子不愿意，平了真是有点可惜了，可是不平，柱子不光是罚款，弄不好还得进去。想到这里，老支书一咬牙，吩咐护林员小王开车，不大一会儿就把这些苞米平完了。

正要开车往家走，老支书的手机响了，掏出手机一看，正是柱子打过来的。

柱子问：“地平完了？”

“平完了！咋的，你还想重新再种？”

“我不是不想去呀，我是真不忍心下手呀，只好让您老人家辛苦一趟了……”

柱子还要往下说呢，老支书打断他：“就是咱俩再换地也值，你给那些乱垦荒的人打个样。你小子今天可把我害惨了，饿得我老肠子和老肚子都干起来了。”

“我就知道您老人家没吃饭呢，我媳妇把菜都炒好了，就等您了，您再告诉小王一声，都上我家吧，咱爷仨儿喝点。”

“你不是说有人乱拱地子、草牧场和不禁牧吗？你把知道的情况原原本本和我说说，我不怕得罪人，我去举报，我可不像你小子，光说不做，算什么英雄好汉。”

车子一路往柱子家开过去……

